

##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1999 年 1 月 14 日星期四

下午 3 時正會議開始

### 出席議員：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丁午壽議員，J.P.

田北俊議員，J.P.

朱幼麟議員

何世柱議員，J.P.

何秀蘭議員

何承天議員，J.P.

何俊仁議員

何敏嘉議員

何鍾泰議員，J.P.

李永達議員

李卓人議員

李柱銘議員，S.C., J.P.

李家祥議員，J.P.

李啟明議員，J.P.

李國寶議員，J.P.

李華明議員

呂明華議員，J.P.

吳亮星議員

吳清輝議員

吳靄儀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J.P.

夏佳理議員，J.P.

馬逢國議員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張永森議員，J.P.

許長青議員

陸恭蕙議員

陳國強議員

陳婉嫻議員

陳智思議員

陳榮燦議員

陳鑑林議員

梁智鴻議員，J.P.

梁劉柔芬議員，J.P.

梁耀忠議員

程介南議員

單仲偕議員

黃宏發議員，J.P.

黃容根議員

曾鈺成議員，J.P.

楊孝華議員，J.P.

楊森議員

楊耀忠議員

劉千石議員，J.P.

劉江華議員

劉健儀議員，J.P.

劉漢銓議員，J.P.

劉慧卿議員，J.P.

蔡素玉議員

鄭家富議員

司徒華議員

羅致光議員，J.P.

譚耀宗議員，J.P.

馮志堅議員

鄧兆棠議員，J.P.

### 缺席議員：

黃宜弘議員

劉皇發議員，G.B.S., J.P.

霍震霆議員，J.P.

### 出席政府官員：

行政會議議員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J.P.

行政會議議員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先生，J.P.

行政會議議員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J.P.

政制事務局局長孫明揚先生，J.P.

工商局局長周德熙先生，J.P.

房屋局局長黃星華先生，J.P.

衛生福利局局長霍羅兆貞女士，J.P.

財經事務局局長許仕仁先生，G.B.S., J.P.

教育統籌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鄭其志先生，G.B.S., J.P.

庫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J.P.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林煥光先生，J.P.

經濟局局長葉澍堃先生，J.P.

工務局局長鄭漢生先生，J.P.

民政事務局局長藍鴻震先生，J.P.

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女士，J.P.

運輸局局長何鑄明先生，J.P.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劉勵超先生，J.P.

## 列席秘書：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J.P.

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依據《議事規則》第 8 條的規定出席會議，向本會發言，並接受質詢。

主席：請各位議員繼續站立，待行政長官進入會議廳。

主席：各位議員，我會先請行政長官向本會發言。

行政長官：各位議員，我們剛剛踏入 1999 年，首先讓我祝大家新年進步，身體健康。在未回答質詢之前，我想談一談數件市民和立法會議員都比較關注的事情。

第一，我想談一談公務員隊伍的效率和表現。過去多個月以來，市民和立法會議員對公務員的效率和表現提出了不少意見。我想指出，香港為數 18 萬人的公務員隊伍，整體來說是優秀的。我們的公務員架構亦高度制度化，公務員盡忠職守、誠實正直、辦事能幹，在本地和海外都獲得良好的評價。事實上，很多政府部門都一直為市民提供高效率、高質素的服務，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在歷史性回歸期間，公務員隊伍仍能發揮高度的效率，為香港的回歸，為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作出了巨大貢獻。

在過去的 18 個月中，香港面對很多突發事件，包括亞洲金融危機。面對困難的環境，公務員仍能發揮專業精神，抵受種種沖擊，維持社會穩定，保持政府暢順運作。

社會上有些批評指出，從衡工量值的角度來看，個別部門的同事在工作上應該有所改進，我也有這樣的看法。對於任何積極的意見，政府都非常重視。事實上，我們一直抱着“有則改之”的態度面對各方面的批評，包括審計署署長在報告中所提出的意見，並已敦促有關部門積極跟進，以求進一步改善向市民大眾提供的服務，以及提高公務員的工作效率。

去年 10 月，我在施政報告中指出，我們有需要通過資源增值計劃，提高各部門的生產力。這項計劃正逐步展開，各部門首長已積極籌劃，根據我們所訂定的資源增值目標，落實有關方面的工作。一個良好的公務員體制，應該與時並進；香港目前正處於經濟極度困難的時期，政府有責任為市民確定新的路向，帶領特區走出困境，為特區在二十一世紀的發展奠定穩固基礎；提高公務員隊伍的效率，精益求精，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環。為確保公務員的效率不斷提升，我們必須從體制着手，從根本作出改善；因此，我要求公務員事務局加快工作，掌握機遇和時間，對公務員的管理和體制，作出全面檢討及長遠有效的改革。

這方面的檢討和改革工作大致上可以分為 4 部分：

- (一) 檢討公務員的長俸永久聘用制，以確知這制度是否符合香港二十一世紀的需要，使公務員的聘任政策更切合時宜，更靈活、更具成本效益。
- (二) 全面檢討公務員的薪酬和附帶福利，以確保公務員的薪酬和福利不致跟私營界別或市場脫節。薪常會的入職薪酬調查是重要的一步，我們會根據這一項調查的結果，考慮應否進行全面的薪酬福利調查。至於長遠目標方面，我們會進一步研究，增薪和表現掛鈎這一種私營界別常見的做法能否在公務員體制中實施。
- (三) 我們會進一步簡化紀律處分的程序，使紀律處分制度更趨精簡，特別是加強管理階層對嚴格執行紀律處分的重視，確保賞罰分明，以免勤奮盡責的公務員隊伍因為少數的害羣之馬而蒙污。
- (四) 我們會着手建立一套以成效為本、以服務精神為根的管理文化。我們會檢討目前的表現評核制度，研究改進辦法，以及探討如何進一步加強各級公務員的專業培訓和個人發展，使整個隊伍更具活力，並以更開放的態度執行工作，繼續以服務精神為主導。

這些檢討和改革是很重要的工作，對特區很有好處。我已就此向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作出方向性的指示，要求檢討工作仔細認真，務求達到目標，但亦要繼續保持公平和開放。我亦要求政府充分諮詢職方的代表，加強管方和職方的溝通。我會密切注意改革工作的進展，與政務司司長及財政司司長共同督導這項重要的任務。

我也想談一談關於部長制的事情。最近有些社會人士表示，要解決現時本港面對的各種問題，包括提高政府效率，或改善行政立法的關係等，便必須推行部長制。但是，正如我較早時已經指出，現在並非考慮這個問題的適當時機。我們有一個講求效率、具高透明度的行政架構，以及一個廉潔、守法和有效的公務員體系，我認為現在最重要的，是考慮如何鞏固和加強我們的行政架構，如何聆聽更多市民的聲音，以及如何積極地就市民和議員的意見作出回應。不同的人對部長制有不同的說法和看法，如果部長制是指委任非公務員擔任政府的工作，現行的制度已提供了此一渠道；但是，如果部長制是指其他的模式，則我覺得現在時機仍未成熟。部長制並非改善行政立法關係的唯一方法，更非解決所有問題的萬應靈藥。實施部長制涉及整個憲制架構的改變，必須詳細研究，小心考慮。《基本法》已為本港未來政制的發展訂下了藍圖，我們應按照《基本法》藍圖行事，待制度運作一段時間之後，才考慮是否有需要作出整體重大的改變。

最後我想談一談經濟的問題。事實上，市民最關注的始終是經濟和失業的問題，在這一方面，今天有兩件事情令我又喜又憂。喜者，我看到國泰勞資雙方能夠在困難的經營環境下，就薪酬和工作兩方面的問題，很努力地達成共識；憂者，就是巴西的金融問題，令外圍環境很不明朗。

我想指出，過去數十年來，國際市場的開放的確為香港帶來很多好處，為廣大市民創造了很多財富。但在目前的情況下，作為一個開放的經濟體系，香港亦因此面對種種新的挑戰。我們必須瞭解到，對於香港這個細小但開放的經濟體系來說，香港企業的競爭對象不單止是香港的其他企業，而是全世界的企業，全世界企業都是我們的競爭對手。如果我們成本過高，便沒辦法跟這些對手競爭。美國在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初期時，亦曾面對同樣的問題，但經過調整之後，美國現時已能充分發揮其競爭力。我們競爭的對象是歐美國家和亞洲地區的企業，因此我們的經濟必須調整，我們的成本亦必須調整，調整的步伐越快，經濟便越快復甦。

香港過往經濟過熱，因此不得不進行調整，這次調整已經是相當大的了，我們看到樓價大幅下調，失業人口增加，薪金亦作出調整，這個調整是相當痛苦的，但是在全球經濟競爭環境之下，我們不能夠不面對現實。特區政府會為經濟長期和短期的復甦，繼續努力；短期來說，我們已在 98 年的財政年度增加了開支，寬減了稅項，用以刺激經濟；長遠來說，我們亦制訂了長遠的發展目標和策略，投資各項大型基建項目，增加教育經費，鼓勵創新科技，提高生產力和競爭力，目的在於使香港盡快走出谷底，這些措施，亦是從保持香港長遠競爭力為着眼點而出發的。

我在施政報告中提到，有 4 個因素影響到目前香港的經濟：第一，利息要回落；第二，樓價要穩定；第三，外圍環境要安定；第四，我們對自己要有信心。現在利息回落了，樓價亦開始穩定，但是外圍因素始終不是我們可以控制的；最近情況好像稍為好轉，但是昨天巴西的事件又提醒了我們，外圍因素真是難以預測。

整體來說，香港的經濟已經到了谷底，因為調整的關係，我估計經濟仍要在谷底徘徊一段時間。在這個比較困難的時期，最重要的是我們自己要自強不息，同舟共濟，命運是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前路是我們自己開拓出來的，我們一定要對自己有信心，我相信，只要我們有信心，朝着目標前進，這段困難的經濟調整期結束之後，我們的經濟便會復甦，我們的實力會更勝從前。謝謝。

主席：多謝行政長官。

行政長官、各位議員，在上次行政長官到立法會舉行答問大會時，曾經有 27 位議員提出了質詢。今天，當行政長官仍在發言時，我已得知有 18 位在以前未有提問的議員，示意想提出質詢，還有 11 位在上次已提問的議員也示意想提出質詢。我將按次序讓各位提問，而且會盡量讓那些未曾提出質詢的議員先發問。我會請議員先提出主體質詢，待行政長官回答後，該議員可以再提出一項跟進質詢，但請必須舉手示意，因為我在電腦中是看不到這意向的；而所提出的跟進質詢應在原本的主體質詢的範圍內，不能夠加入新的問題。現在開始質詢。

吳清輝議員：董先生，政府已經公布成立一個應用科技研究院的專責小組，這個小組的工作範圍究竟是：(一)，要提出一些意見或方案供創新科技委員會參考，以便該委員會就如何成立應用科技研究院作出最後建議呢，還是(二)，直接向政府提交建議書，以便政府作出決定，還是(三)，小組本身就是研究院的籌備委員會呢？

行政長官：可以肯定地說，小組本身不是籌備委員會。創新科技委員會大概還有 6 個月的時間工作，待其工作完畢之後，我們便會看到將來可以如何發揮；事實上，我們都很着急，希望能夠盡快開始在這方面操作。在這個過程當中，我跟同事會研究一下我們目前投資在科技及創新方面的資源，可否讓我們發揮得更好；我們會開始進行這些工作，我們會一方面等田教授這個委員會的報告，另一方面自己開始着手準備，我們不希望再損失任何時間。

吳清輝議員：請問這個專責小組跟創新科技委員會的關係是否很緊密呢？

行政長官：你說的是哪個專責小組？

吳清輝議員：剛才提及的應用科技研究院的專責小組。

行政長官：一定是。

馮志堅議員：董先生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到，香港要發展金融事業，成為亞洲的 *Manhattan*，剛才行政長官在發言時，亦說過香港還要捱一段很長時間，因為有一些外圍因素我們是掌握不到的。在這環境下，我們究竟是坐在這裏等待，還是有甚麼比較具體的構思可以推動市場的改革和發展呢？

行政長官：我想我們絕對不可以坐在這裏等待，金融市場的發展對香港將來的經濟發展是很重要的，這次美國的央行行長 Mr GREENSPAN 來港時也對我說，他很肯定香港在二十一世紀在國際金融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會越來越重要。外面的人這樣看，我們自己也是這樣看，所以，我們如何可以加強競爭力，或就新加坡最近一系列的動作及對我們的挑戰，我們如何反應和準備，以至如何再進一步將各方面的規則做得更好，如何真真正正將債券市場推出來等，這些很多應該做的事，我們政府的同事也一直在研究，以確保香港可以在二十一世紀成為亞洲最出色、最突出的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馮志堅議員：我想跟進董先生提及的債券市場發展的問題，請問你是指港元還是美元呢？

行政長官：我們一直都有港元的債券市場，這個市場一直在運作中。我想我們可以有彈性一點，兩者都可以兼顧，美元債券市場也未必不可為。

何秀蘭議員：其實今天董先生到立法會來正是時候，因為財務委員會明天便要討論行政長官辦公室新聞專員發言人的職位了。我很想問董先生，為甚麼你覺得要 D8 級的人選才能協助你把新聞發布做好呢？因為以往只有一個 D4 的職位，而現時很有可能出任這個職位的人選本身也不過是 D6 而已。為甚麼我們要花這麼多金錢才能把這份工作做得好呢？

行政長官：何議員，我認為設立新聞統籌專員的其中一大目標，便是要促進政府跟傳媒和公眾的溝通，加強政府與立法會議員以及有影響力人士的聯絡，最重要的是統籌政府新聞和公關方面的策略。事實上，我相信這樣做會使政府和我個人的工作更有透明度，更開放。在參照其他很多地區或國家後，發覺他們也把新聞統籌放在一個非常高的位置。這概念提出之後，經過政府內部的詳細考慮，我們覺得這做法是對的，這樣才能達致我們期望的目標。

何秀蘭議員：我們當然非常同意行政長官辦公室更開放，但那開放的程度是否填補 D4 和 D8 的薪酬之間的差距便可以達到呢？

行政長官：如果這個職位由一位比較高級的同事統籌，我相信能夠發揮的作用會更大，這是我們考慮的其中一個因素。

何世柱議員：較早時政府將中期經濟增長預測修訂為 4%，我想請問董先生，有甚麼計劃可以令這 4% 的增長真正實現呢？我們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長應該會很小，在這種情況下，4% 實在是一個很大的增長率，請問行政長官有甚麼計劃令這麼大的增長可以實現呢？

行政長官：何議員，當我們修訂增長率為 4% 時，香港的經濟環境跟現在有些不同；現在中期經濟增長究竟可以達到多少，財政司司長仍須與他的同事重新作出評估，研究是否仍可達到 4%。我們當然很希望能達到 4%，但是我們也瞭解到現在經濟仍未復甦，我們的確有一段困難時期要跨過去，然而，我們會盡量努力，看看可否達到 4% 的中期經濟增長。我希望財政司司長在發表財政預算案時，會詳細加以解釋。

何世柱議員：董先生，我們聽到經濟增長預測為 4%，並非很久以前的事，這是否意味着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政府很可能又會修改這 4% 的預測？政府是否沒有信心可以達到 4% 的中期增長，所以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又要改變預測的數字？

行政長官：我想最好待財政司司長在發表財政預算案時才跟你詳談，好嗎？

單仲偕議員：主席，我想問行政長官一個關於電訊的問題。政府在 9 月 3 日同時發表了電視和電訊的檢討報告，決定在 12 月開放電視市場，使國際傳媒能夠進入本港市場參與競爭。但政府在開放本地固定網絡的市場方面仍然猶疑不決，原先暫定發牌的措施去年 6 月已結束，但直至現在行政會議也仍然未能作出決定。請問行政長官，是否沒有李嘉誠先生投資的電視市場即可以開放，李嘉誠先生有份投資的固定網絡便不可以開放，你會否覺得香港某些商人擁有特權，而有些人更能影響政府的政策？

主席：各位議員，單議員，在我們質詢的規則中，無論官員或行政長官在回答我們的質詢時，是不應該就某一個個人或某一件事情作答，所以我希望行政長官按原則性來作答。

涂謹申議員：主席，哪一條《議事規則》提到這一點？

主席：《議事規則》第 25 條，有關質詢內容第一段(a)，說明不得包括人名或任何並非為令質詢清晰而絕對必需的陳述。我讓單議員作出陳述，因為我相信單議員想提出例子，以表達他認為質詢的中心點所在。

涂謹申議員：主席，中心點是因為電訊開放而牽涉某幾間公司，請問你的裁決是否表示完全無須提及人名？據我理解，《議事規則》說明，如果有需要提及，便必須提及，因為事情是牽涉到某一個財團。

主席：涂謹申議員，我剛才說的是我容許了單仲偕議員提及名字，因為我相信他是引用這名字作為例子來闡明他的質詢的中心點，但行政長官在回答這項質詢時，是無須就這名字來作出回應，他只須按原則性回答。

涂謹申議員：主席，這是行政長官的自由，應該無須作出引導。

主席：在質詢時間內，就着《議事規則》所定下的規則，無論是行政長官或政府官員，我也會這樣處理的。

張文光議員：主席，我想請教你，《議事規則》第 25 條只是概括地說明質詢的規則，並沒有說明回答質詢的規則。換言之，如果提出質詢時，為了令質詢清晰而須陳述人名，而主席又容許的話，行政長官如何回答當然便是他的自由了，因為我們的《議事規則》是不能夠限制作答人如何回答的。《議事規則》規限的是質詢內容，並非答覆的內容，是嗎？

主席：張文光議員，各位議員，在這個會議廳內，在立法會會議進行時，主席的裁決是最後的決定，我已經非常有耐性地回答單仲偕議員及涂謹申議員的質詢，因為質詢時間是非常寶貴的，所以我亦已盡量回答你們。如果各位有興趣跟我討論這個問題，我邀請你們，亦歡迎你們在會後跟我討論，但我不認為我們應該用議員和行政長官寶貴的答問大會時間來討論這些細節。

行政長官：關於固定網絡的事件，單議員，問題是錯縱複雜的，政府仍然在這個問題上進行研究，希望盡快有所決定。我可以告訴你一點，政府在作出決定時，不會考慮任何財團的個別利益，而一定會考慮香港的整體利益。

主席：單議員，你是否想跟進？

單仲偕議員：是的。

主席：請你舉手示意。

單仲偕議員：主席，我想澄清.....

主席：請你舉手示意，然後才提出跟進質詢。

單仲偕議員：主席，我想透過你向行政長官提出質詢，在政府考慮是否繼續發放本地網絡的牌照時，會否考慮其他公司的意向，因為現時已經有些公司表明有意在香港投資。

行政長官：我相信所有的因素，包括單議員剛所提到的因素，均在考慮之列。

劉江華議員：主席，最近有很多市民到深圳消費，我不知行政長官和董太曾否這樣做？

行政長官：往深圳做甚麼？

劉江華議員：往深圳消費，即遊玩。這不單止是一個熱潮，其實是一個趨勢。剛才董先生說新加坡是我們的商業及金融競爭對手，其實我們鄰近的深圳可能會成為我們零售、消費等方面的競爭對手。我不知董先生有否留意這點。剛才董先生提到有關成本過高的問題，其實是一個頗重要的因素。我不知董先生有否留意到和會有甚麼解決的方法。對於目前我們面對這麼多的競爭對手，董先生有甚麼對策呢？

行政長官：劉議員，關於這個問題，我和政府的同事當然也極度關注。事實上，我也找過一些香港的經濟學家，到我的辦公室跟我商討這件事，以及研究採取甚麼態度才是最適當的。研究所得的結論是，這個趨勢是無可避免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這個趨勢短期對香港的零售、飲食和其他很多行業也許會有些沖擊，但長期來說，對香港未必是一件壞事，因為國內消費便宜，會令香港人本身的消費增加，他們可以把所省下的金錢在香港做其他事。總的來說，這未必是一件壞事。事實上，我們無法把邊界封上，不准香港人過境購物。最重要的是，我們看到目前國內的經濟發展得很好，我們要看一看和想一想，如何可以更進一步從國內的經濟體系取得更大的好處，這才是我們應走的路，我們不應太 **defensive**，我們應該看得遠些，看看如何在國內經濟發展得這麼好的情況下，爭取更多的好處。

劉江華議員：主席，我剛才提到一方面深圳可能是競爭對手，但我知道行政長官也曾到過深圳參觀一些高增值的行業。我想問一問，香港和深圳這兩個城市在哪方面可以達到合作夥伴的關係呢，尤其是在經濟轉型的情況下？

行政長官：事實上，多位議員也曾到過深圳，那裏實在發展得很快和很好。我相信我們在多方面是有合作的餘地，我們這裏有 600 萬人，深圳的人口則差不多有 400 萬，連整個珠江三角洲加起來共有 2 000 萬人口。其實，這是一個不小的經濟體系，可讓香港真正能發揮到領導的作用，所以我覺得在這方面作正面的考慮會較為適合。

梁耀忠議員：主席，這幾天的寒流令多位老人家凍死，我覺得是很悲慘的事。但在這股寒流之前，其實我們很多人，即香港的“打工仔女”心裏早已經很“寒”，因為很多機構在“賺大錢”的情況下，仍然要凍薪、削減福利及裁員，令人人內心不安。我們在這兩天還看到甚至由政府全資擁有的一間公共機構——地鐵——也要裁減人手。我不知道董先生是否知道這件事，其實這間機構是否曾與政府商討，告知政府將會這樣做，以及政府是否有留意究竟這類公營機構裁減人手或削減薪金時，是否有依照政府所提的削減工資及裁員的指引來辦理？政府是如何看待這些公營機構裁減人手的問題呢？因為這些機構的經濟不是有很大的困難，但仍然要裁減人手及削減福利。政府有沒有協助它們解決這些問題，使它們無須使用這種手段？大家都知道，年關在即，如果這些機構仍在年關之前這樣做，便會令工友大受打擊。政府有甚麼方法，可以幫助這班工友，以及令這些公營機構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行政長官：梁議員，我嘗試從兩方面來答覆這個問題。第一方面，對於失業人士，我想大家都很同情。事實上，我相信沒有人，也沒有僱主希望將一些員工解僱，令他們失業。失業人士回到家裏，面對着自己家庭裏衣食、子女讀書、住屋等問題，會深感憂慮，我很瞭解，也很同情。另一方面，一般來說，香港很多公司現正面臨着國際的挑戰、競爭對手等問題，的確就是連經營下去也有很大的困難，有些公司面臨破產，有些則要縮減規模，這些都是在經濟調整期的大問題，也是我們要面對及逃避不了的問題。對於失業人士，我們一定要盡力幫助他們，我們有一個綜援計劃，希望能為他們提供一個安全網，能為他們提供協助。至於你剛才所說關於地鐵最近的操作問題，我想應該這樣看：地鐵是一間公司，有自負盈虧的責任，它為了建築將軍澳的地鐵而須向海外融資，也須向你和我交代今年是否會增加車費，或明年的情形會如何。從一間公司的立場來說，地鐵要盡量提高效率，精簡架構，我認為它現在的做法也無可厚非。雖然我們對失業人士深表同情，但從公司的立場來說，也沒有辦法不這樣做的。

梁耀忠議員：主席，我認為對這些公營機構來說，如果生意不好，其實可以想一些辦法來吸引乘客，例如，可以把車資降低，其他公共事業機構也可以採用類似的辦法；同時，現在也有很多人批評地鐵除了車資高之外，也因地鐵的問題而令經濟出現困難。如果將這些問題的後果轉嫁於員工的話，我覺得真的不公平。我也擔心這種做法會形成另一個惡例，在較早前已有一個惡例，就是賺大錢的機構也裁減人手，削減工資，而現在又產生了另一個惡例，我恐怕這會形成風氣。在這種風氣之下，我想失業大軍又將會再增。其實，政府會否在這方面多參與意見？因為地鐵是由政府全資擁有的。

行政長官：我想該公司的董事會真的有責任做其應該做的事，據我瞭解，在這次地鐵遣散員工的事件中，有 30 名其實是高層的職員，所以受影響的人上下級都有。

李國寶議員（譯文）：主席女士，有鑑於現時調低收費的趨勢，行政長官可否告知本會，政府是否有任何計劃調低政府服務的收費？我特別是指有關差餉、水費、牌照費及飛機乘客離境稅等收費。

行政長官（譯文）：我相信調低政府服務收費是每個人的願望。在目前的困境下，我們一定會盡力而為，但我們亦須考慮財政預算案本身。議員諒必也知道，1998-99 年度的財政赤字已經十分龐大。因此，這是一個很難處理的問題。幸好，我今天無須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我會把它留待財政司司長日後來解答。（眾笑）

朱幼麟議員：關於香港和內地經濟層面的合作，請問董先生，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在經濟方面，是否有討論和研究的機制來考慮經濟合作的問題，例如中央政府是否可以在政策方面鼓勵內地的私營企業到香港投資等？我們在薪金方面用了這麼多金錢，因此應設法賺回一些才對。（眾笑）

在香港的政策方面，我們可否向內地的企業家提供較多方便讓他們來港？總括來說，就是如何增強合作，以幫助香港的經濟復甦及未來的經濟發展？謝謝董先生。

行政長官：對不起，開始的部分我聽得不太清楚。（眾笑）

我還以為我的廣東話退步了。（眾笑）

我的答覆有 3 點。第一點朱總理是提過數次的。如果香港有需要的話，他會盡量幫助香港。第二點，我的確認為國內經濟的發展很好，展望 10 年、20 年，國內經濟將會很有蓬勃的發展，所以如何尋求優勢互補，與國內經濟一起操作的辦法，包括你剛才所提的幾點，便成為了一個很大的題目。我們會在這幾方面作充分考慮，長遠地想出一套辦法，然後與中央一起研究。與此同時，相信你也知道，粵港高層次會議將在 3 月份召開第三次會議，我們正與廣東省商討多方面的問題，並會一直朝着這個方向去做。

朱幼麟議員：我希望董先生在中央層面的經濟合作方面，也做一些工作。謝謝董先生。

行政長官：好的，我會去做。

陳國強議員：主席，董先生，我有一件事想請教董先生。董先生的家族生意擁有很多輪船，對嗎？我相信董先生也知道輪船是利用“波臣椅”來進行油漆保養工作的，而建造業則利用棚架來進行油漆保養工作。現在，有一些官員引進一項法例，以取締這一個行業。根據勞工署給我的調查紀錄，這行業10年內，即至今為止，都沒有傷亡的紀錄。但是，該等官員以不安全和不科學的理由來取締這個行業，而這行業即時便會有數百人失業。

董先生用了很多方法創造就業機會，對嗎？但是現在引進這條法例便會製造失業。我不知道董先生對這點有何看法？

行政長官：陳議員，我相信政府的出發點，是在考慮建築地盤的安全問題上，怎樣做得更好；相信你也知道香港的建築地盤的意外率是十分高的。我相信剛才你所提的，也是政府希望在這方面所作出努力的其中一部分。

我看不出為何引進這項法例後會令有些人失業呢？他們不是一樣可以繼續做其他的工作嗎？他們是屬於一種專業嗎？

陳國強議員：不是。他們告訴我他們是沒有可能轉往別的行業的，所以這樣做是會影響他們的生計。同時，我已向房屋署、各個安全學會，以及造船業的人士查詢，他們都說這種工作是很安全和很靈活的。這種高增值的行業，只因一句不科學、不安全便被取締，我覺得政府應該考慮一下，是否有別的辦法引入一些法律條文，令這個行業的操作更安全一點，好讓他們繼續做呢？

行政長官：好的，我會跟進。

陳國強議員：謝謝你。

丁午壽議員：董先生，自由黨十分關注香港的廠家和企業在內地經營時遇到法律及稅務問題的情況，很多時候他們都會陷入孤立無援的困境。自由黨和工業總會均認為，現時透過貿易署和貿易發展局為港商搜集及分發有關內地稅務和法律資料的做法，是較被動和不足夠。在去年的臨時立法會上，我們的同事曾問及有關香港政府與廣東省人民政府就改善港商在內地營商環境所進行的討論的進展，但當時卻不得要領。董先生可否告知本會，經過了數個月的討論，有關的商討進展如何？政府可否積極研究，以及扮演更主動的角色，來幫助我們的廠商？

行政長官：丁議員，有關你剛才所提出的問題，政府一向有積極關注，但可能由於回歸至今只有一段時間，所以在操作、運作方面，我們還須摸索，以掌握如何能發揮更大的作用。我希望我們在這方面可以有所進步。

至於港商在珠江三角洲投資所遇到的困難，粵港高層會議上一次也有討論過這個問題，研究怎樣可以改善港商在珠江三角洲的營商環境。我估計他們在 3 月再開會時又會再次討論，其中會包括一站式的服務中心。我希望在 3 月開會時，可以有一些較實質的消息告訴你。

張文光議員：董先生，你上任 18 個月了，但民望卻持續偏低，其中一個受批評的地方，便是你在政治上非常保守。除了殺局之外，你現在又提出區議會的委任制；這個制度在 94 年殖民地時代都已經廢除了。董先生，你會否認為區議會委任制是一個民主的倒退？你是否覺得在回歸之後，你所建議的區議會選舉制度，其民主程度是比不上殖民地後期的區議會呢？

行政長官：張議員，無可否認，我做的方式是比較保守。至於你剛才提出的第二點，即有關委任區議員的問題，政府是作了多方面的考慮，也考慮了我們所聽到的、社會上很多的聲音。事實上，社會上是有很多聲音是支持委任制度的。委任制度的確有其好處，因為一旦有了委任制度，有些具專業背景、熱心於區議會工作，或極富經驗，但卻不希望經歷政治直選的人士，可有機會參與區議會的工作。除了現在的諮詢工作外，區議會將來在環境衛生、食物安全方面，還會負上較大的責任，所以，我覺得有委任制的區議會是一件好事。

張文光議員：董先生，如果你認為委任制度是這般好，那麼英國、美國及很多民主的國家，哪些地方的地區議會是有委任制度呢？你常說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亦承認市民的教育程度不比英、美國家低，我們更有長期的選舉經驗，那麼我們為何不可有一個民選的區議會呢？為何有些人可無須經過選舉便進入議會？你是否不相信香港人是有能力選出他們的議會，自行管理社區呢？

行政長官：張議員，英國的上議院全部都是委任的。

張文光議員：董先生，我想問的是地區議會。

行政長官：每一個國家、地區都有自己發展政治的需要及考慮。有關區議會的委任制度，我覺得我們現在的思路是對的。對不起，我與你有不同的意見。

張文光議員：主席，董先生似乎沒有回答為何有些人無須經過任何選舉，便可以進入地區議會，以及為何香港人不能擁有一個民選的區議會。他們是否沒有能力去選？這一點似乎是董先生沒有回答的。當然，作答與否，那是董先生的決定。

主席：我想我要請第二位議員提問了，希望張議員明白時間寶貴。

陳鑑林議員：董先生，你在 97 年時曾到鯉魚門主持一個由香港旅遊協會贊助的鯉魚門美食節。當時你呼籲商戶要努力為香港的旅遊業作出貢獻。不過，拓展署最近訂立了一個計劃，打算在將軍澳開拓一條西岸公路橫跨鯉魚門。這項工程將歷時 4 年，會把整個鯉魚門徹底破壞。當我們經常在說要發展香港旅遊業時，某些政府部門卻有這些相反、背道而馳的計劃。我希望瞭解一下，董先生是否認為在我們發展基建時，便要犧牲香港的一些重點旅遊點呢？

行政長官：陳議員，就你剛才提出的這個項目，我會去瞭解一下。政府的選擇往往是很少的，既要考慮基建的需要，又要考慮如何保護文物、現有的旅遊勝地等。我覺得你說的很對，從旅遊業而言，鯉魚門對香港來說是一個頗重要的熱點，所以我們會再加研究。

陳鑑林議員：我希望在研究後，政府部門會想辦法發展和完善我們的旅遊勝地，而不是採取一些措施對它們進行破壞。我希望董先生能明白這一點。

行政長官：陳議員，我不相信政府會刻意採取破壞的措施，一定是有其他考慮所致。我會跟進這方面。

吳亮星議員：主席，我想問一問董先生，政府過去多年均不遺餘力想辦法打擊通脹，但近期卻出現了通縮，令很多市民感到憂慮。我想請問，政府會怎樣引導市民去看由通縮所引發的利弊？政府有否預測通縮的出現？若通縮會維持一段長時間，政府會否採取針對性的措施？

行政長官：短期來說，由於通縮會令物價便宜很多，所以對我們現時的經濟調整是有幫助的。可是，如果通縮持續一段長時間，對香港則是不利的。至於我們可以怎樣慢慢遠離通縮，便要看看政府將怎樣刺激經濟，市民將如何恢復消費。如果我們能夠成功刺激經濟，或是利息進一步下降，消費開始增加，通縮的情況便會有所改善。因此，我們須在這數方面努力。短期來說，我們不應為了通縮而過分憂慮，因為對於目前的香港來說，這是一件好事，是在調整過程中必須經過的階段。

吳亮星議員：我想稍作跟進。若是如此，預期的通縮會否維時很長？若然，有否就通縮的最低點作過考慮及預測？

行政長官：吳議員，我真的無法向你預告通縮會持續多久，但我希望不會是太長。

李華明議員：董先生，我想向你提出關於公平競爭和壟斷的問題。近日，經濟局局長明確表示，油價必須下調，連你老人家也有如此表明過。果然有效，油站立刻減價，減至八八折至八五折，但是，石油氣始終未減價。

我想問董先生，我們很關心香港內部的競爭，我們希望商界享有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現在很多行業，例如貨櫃、能源，甚至汽油，都由少數公司寡頭壟斷。我請問董先生可否支持立法會，制定有關公平競爭的法例，加強香港的國際競爭能力，吸引外界的投資？

行政長官：李議員，剛才張議員說我是一個保守的人，我真的不介意。現在你稱呼我為老人家，我便有些介意了。（眾笑）這是尊稱嗎？

主席：行政長官，你無須介意。他們也是稱我為“老人家”的。（眾笑）

行政長官：讓我這樣說：我想，我們都有一個信念，就是開放市場和引入競爭都是好事。但是，是否有需要立法來處理這件事，以及達致這個目標呢？抑或我們還有其他方法來達致目標呢？立法往往產生一刀切的效果，我覺得我們現有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確可以發揮效用，對每一行業我們都會加以研究，是否有需要引入競爭，如何引入，如何增加競爭，以及如何使市場更開放。我覺得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也是比較好的方法。

李華明議員：我的跟進質詢是：董先生既曾周遊列國，一定知道很多外國的經驗。香港的經濟環境和經濟結構，已差不多跟外國，即西方的先進國家一樣。這些國家差不多均已訂立公平競爭法例，即你所說的一刀切或反壟斷法。為甚麼香港的體制跟它們那麼相似，卻又不應該引入這些法例呢？

行政長官：每個國家的背景都不同，每一個經濟體系的大小也不同，所以我們應考慮得很周全。例如世界上幾個最大的國家，時至今日，口頭上說開放電訊，但其實仍未開放。所以我們確須看得很清楚，並研究如何處理。但是，我們必須維持的一個大原則，就是要引入競爭，開放市場，我們一定要堅持這個大原則。

主席：行政長官，現在是下午 4 時，你原本是準備用 1 小時舉行答問大會的，但現在尚有 20 位議員輪候發問，而其中 7 位是在以前的答問大會也未曾有機會提出過質詢的。行政長官，可否多給我們一點時間？

行政長官：可以。

主席：我們希望盡量可以在 4 時 20 分完成今天的答問大會。

陳榮燦議員：主席，我有一個深感困擾的問題，想請教董先生。現時失業率達 5.5%，有 19 萬人失業，單是酒樓食肆便有四百多間在去年結業。這行業中，有 12 000 人失業，他們的生活頗困難，而且年關在即，酒樓食肆還可能會陸續倒閉，有些學者也估計，這些企業可能在年關期間或春節期間倒閉，會導致失業率再飆升。我想請問董先生，關於這個問題，究竟有甚麼具體的良策來紓緩市民的憂慮，有甚麼好消息可讓我帶給向我投訴的工友以安慰他們，例如，有甚麼良方可減少酒樓食肆倒閉的情況，使工人的失業率降低？謝謝。

行政長官：陳議員，真的很對不起，對於這個問題，我沒甚麼良方。失業率達 5.5%，或許還再上升，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在這過程中，我們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希望資方和勞方促進溝通，多對話、多瞭解。另一方面，政府已做了幾件事，例如我們的基建投資，由現在至 1999 年年底可以創造大概 10 萬個就業機會，勞工處現時每月都可以介紹大概 4 000 名市民就業；在再培訓方面，政府會繼續努力，希望能夠做得更好。但我們能夠做到的，都是比較短綫的，長遠來說，要視乎經濟何時復甦。我剛才也說過，現時我們的經濟仍在谷底徘徊，可能仍會持續一段時間，才可以走出谷底。

陳榮燦議員：董先生建議我們多與僱主溝通，或多些對話，但我們一對話，僱主便游說工人減薪，或建議減薪幅度，工人的處境實在很可憐。酒樓食肆現時須割價傾銷，我也非常同情他們。現時市面上甚麼都減價，但政府或公共事業向酒樓食肆徵收的種種費用，卻有增無減。政府在排污費及工商業污水附加費等方面，可否酌量減低，令營商環境得以改善，並減低酒樓食肆的負擔，這樣，食肆倒閉的情況便會減少？我希望董先生在這方面加以考慮。

行政長官：陳議員，政府在改善營商環境方面，從去年 2 月份財政司司長的財政預算案，到 6 月份我們所採取的各項措施，其實已落實了一系列的政策。至於你剛才提及的建議，我想我們會進一步研究的。

蔡素玉議員：請問董先生，根據報道，從今個學期開始實行母語教學後，由中文中學轉往英文中學就讀的中一學生，有大幅上升的趨勢。這顯示母語教學實際上遇到困難。我知道董先生一向都很關心母語教學這個問題。我想請問董先生對這方面有甚麼意見，以及你有甚麼具體措施可以改善這種情況？

行政長官：蔡議員，母語教學的目的，是希望所有香港人能夠精通兩文三語，這是一個重大目標，而不是為了鼓吹母語教學而導致我們的英文水平下降，這絕對不是我們的意思。我們期望香港人能充分掌握兩文三語。當然，你剛才所說的情形的確有發生，但從整體來說，包括其他三百多所學校，一般情況不算太差。目前還在開始階段，一般情況也算不錯。對於整個母語教學的實施，我們不是曾經表明母語教學實施 3 年後，便會重新作出檢討嗎？我相信在檢討時，便可看到哪方面做得好、哪方面須予跟進並加以改善。

蔡素玉議員：董先生，從現時的數字明顯可見，母語教學在推行上的確遇到一定的困難。我想請問政府會否考慮就整個計劃在推行上所出現的問題，提早作出檢討？

行政長官：其實，我知道教育署一直密切注意這件事。如果有需要，我們當然會這樣做。

劉健儀議員：我想再問有關燃油價格的問題，如果我們說香港的燃油價格達世界之冠，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同意。雖然自從董先生（我不會稱呼你為老人家）公開表明對油價關注之後，油公司已作出回應，但他們的回應並不太全面，而且油公司亦表示他們不可能長期減價。油公司也指出了兩點，就是燃油價格這樣高昂，其一是由於香港的燃油稅率非常高；其二是香港油站的地價頗高，而這兩項因素正導致香港的燃油價格高昂，我想請問董先生，政府應否在這情況下，考慮降低燃油稅，以及改變政府的地價政策，從而使燃油的價格就長遠而言得以全面降低？

行政長官：無可否認，燃油價格這樣高昂，其中兩項因素就是地價和稅率，至於其他因素，我們當然都瞭解。最近油價能夠降低是一件好事，至於稅率或地價，我想在目前經濟困難的時候，我們往往會對個別的稅項都會有頗強烈的意見，認為應該這樣做或那樣做。但我覺得，事實上，我們要看整體收支情況，我們明年的財政預算會出現多少赤字，以及怎樣的赤字才可算是審慎的赤字預算；我們亦要考慮到怎樣的措施和怎樣的稅制才可使經濟能夠發揮更大的效益，所以這幾方面都是我們須考慮的因素。現時，我相信我無法回答你的質詢，我們須作整體的考慮，但千萬要記着，在困難的時候，我們的確往往會把稅收逐項研究，而我相信你也同意，我們必須從整體角度看支出和預算。

劉健儀議員：我想跟進。我相信董先生也明白柴油價格與許多運輸行業的運作是息息相關的，與他們的經營成本也是直接掛鈎的。董先生剛才說，在考慮稅項的時候，也會考慮經濟的因素，如果政府會考慮這些行業的經營環境，那麼即使其他稅項不減，會否考慮削減柴油稅，從而紓緩運輸行業的經營困難呢？

行政長官：我知道現時運輸行業也陷入低潮，但這個問題是否從稅項着手便可解決呢？抑或還有其他因素？其實是有其他因素的，這點我也很瞭解。我想我們會從整體角度考慮這個問題。

涂謹申議員：主席，董先生，剛才聽過你回答梁耀忠議員有關地鐵裁員的質詢後，我頗感不安。我很少談及勞工問題，我較多就保安事務發言。不過，事實上，目前的失業率很高，民怨也很大。我希望董先生體會到，如果政府或公營機構現時能把局面穩定下來，是很重要的。我不知道董先生是否認為這純粹是地鐵公司本身的決定，不過，在現時失業率高企的時候裁員，確會令市民產生一個印象，覺得政府在落井下石，再多踩一腳，同時又會把這印象投射回政府。如果形成這樣一個印象，我擔心會很危險，而且對社會穩定也會產生一個很壞的影響。

至於綜援問題，我們現時的檢討只涉及數億元。如果預計環境不致於壞到十多年也不能翻身的話，我們為了節省那數億元，卻可能令社會出現一些很大的不穩定因素，請問董先生覺得這是否值得呢？

主席：行政長官，我相信在涂謹申議員的提問中，第一項是意見，第二項則是一項質詢，因在第一項中，他表示希望你聽取他的意見；如果涂議員提出兩項質詢的話，那便是對其他議員不公平的了。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的質詢是，董先生在考慮這些社會政策時，是否會特別顧及到社會穩定這因素，而不單止是說地鐵公司有本身的條例規定，他們便可以自行作主，又或說“無可厚非”這類說話。我們看問題時，是否要顧及現時這“critical”的形勢？

行政長官：有關地鐵的問題，政府絕對不會如涂議員所說的落井下石。我們既沒有這樣的做法，也沒有這樣的想法。這純粹是讓一間公司從本身的角度，自行作出判斷和決定。

有關綜援的問題，涂議員，我相信在座各位對領取綜援的人都感到同情。他們因失業而領取綜援，我們是很同情他們的。我也相信他們並非故意領取綜援。不過，大家都知道，目前每年綜援的開支增長很快，今後的增長也會很快，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如何分配資源給真正有需要的人。香港一直以來得以成功，是因為我們有自強不息的精神，不靠政府而靠自己，在逆境中求生、自強，這才是真真正正的香港精神。在目前這困難時期，我認為我們一方面要照顧他們，另一方面也要把這種精神發揮出來。

涂謹申議員：主席，據報道，財政司司長早陣子曾寫信給一些公營機構及其他有聘請僱員的法定機構，提醒他們留意加薪等問題。如果這些公營機構，尤其是政府全資輔助的機構，開始作出這些行為的話，市民便不能相信這是由他們自行作主，而政府在背後沒有作任何推動或在有意無意間作出默許等。我希望董先生明白，在這時候，穩定局勢其實是很重要的。如果連地鐵公司也裁員，這便十分具有象徵意義了。不知道董先生是否覺得，跟其他純私營機構裁員相比，地鐵公司在這時候裁員會更具象徵意義呢？

行政長官：涂議員，我覺得地鐵公司裁員，一定有本身的考慮，認為是應該做的事才去做。我剛才也提過，地鐵公司一方面要興建將軍澳鐵路；另一方面又要承受很多壓力，例如明年不加價或今年不加價，以及要向海外融資，讓別人知道他們的財務報表是良好的。因此，作為一間公司，他們有很多方面要作出考慮。至於涂議員說這會否給人某一個印象，我覺得是有這個可能的，所以政府要站出來多作解釋。不過，我相信涂議員也瞭解到，這是很難可以解釋清楚的。他們的確是為了公司的長遠考慮而作出這些決定。

黃容根議員：主席，董先生，立法會在去年 12 月 2 日通過了本人提出的議案，促進漁農業的發展，當中包括促請政府設立漁農業研究所，以及讓漁農業可隨着科技的技術化發展及發展高增值的世界趨勢，並制訂漁農業長遠發展策略。請問政府在這數方面做了甚麼工作，以及進展如何？

行政長官：黃議員，我知道在 12 月，漁農處與立法會曾就這方面開會進行詳細檢討，而漁農處現正研究你剛才所提及的問題，希望在一段適當的時間之後，政府便可以給你一個正式的答覆，屆時再與你進行討論及探討。

鄧兆棠議員：董先生，兩個市政局除了一直為本港市民提供食物安全、環境衛生和文娛康樂服務外，亦為有意參政人士提供一個實習的渠道。政府這次倉卒地解散兩個市政局，可能會使有關服務受影響；加上政府新的行政架構未見得較兩個市政局更有效改善市政服務，請問董先生，政府會否暫時擱置取消兩個市政局的決定，而會就新的行政架構諮詢社會人士，然後才重新檢討市政職權的轉移及安排？

行政長官：鄧議員，為了強化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並使文化體育服務能夠做得更好，經過諮詢後得出的結論是應該由另一個架構處理。在這情形下，兩個市政局的存在遂產生了疑問，因此，政府是經過諮詢後才作出這決定，而我覺得這路向是正確的，所以我不相信政府會考慮撤銷原來的決定。

鄧兆棠議員：我的跟進質詢是，政府會否就新的行政架構諮詢社會人士？

行政長官：我們是聘請了顧問作過諮詢後，才提出新行政架構的建議，所以我覺得無須再另作諮詢。

主席：最後一項質詢。

鄭家富議員：董先生，自上任以來，你的民望每況愈下，其實你有否檢討一下自己的施政方針呢？你的外表很仁慈，但我感到你行事很專橫：在民主政制上，大刀闊斧，“殺局”在前，委任區議會議員的建議在後。在民生事務上，我覺得你卻優柔寡斷，剛才你回答地鐵公司裁員的質詢時，竟然用“無可厚非”輕輕帶過。地鐵公司是政府全資擁有的公司，是公營事業，該公司一邊賺錢一邊裁員，你卻只用這些字眼作解釋，讓我感到你好像無能為力。你的施政路向這樣倒行逆施，但卻時常叫人要恢復信心。你是否覺得你與市民很疏離？你是否覺得你與市民的距離越來越遙遠呢？

行政長官：鄭議員，我不覺得我與市民很疏遠。事實上，我有很多機會接觸市民，與社會各階層、各界別的人士傾談，說了很多話，我也很瞭解大家的心聲。民望高低當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有自己的理念，聽了聲音之後，按着自己的理念去做，為着香港的長遠利益做事。有些事情可能是大家接受的，有些事則可能不為大家接受，但總括來說，最重要的是做任何事，都是為了香港人的長遠利益來作打算。我便是抱着這個目標來做事的。民望即使低一些，在現時這環境下也是很自然的事，因為經濟環境這樣差，市民自然有些不開心，這是我可以諒解的。

鄭家富議員：董先生，最近天寒地凍，你知不知道香港有多少老人家凍死？你知不知道最近有多少人因為受到生活壓迫，燒炭自殺？過往學童自殺，港府也十分重視，但是，我看不出董先生在這些問題上有任何具體措施加以防止。在談到失業問題時，你說無能為力，無可厚非。面對自殺浪潮，董先生知不知道燒炭自殺可能已經成為一種風氣？這些都是很嚴重的社會問題，你有何措施來解決？

行政長官：最近天氣很冷，事實上，政府對這問題是高度重視的，而且每天都做了很多工作，照顧露宿者及獨居老人。政府確實做了很多事。我覺得鄭議員有些批評可能是極端了，我相信市民都會認同，政府其實是做了很多工作。

主席：多謝行政長官回答了 20 項質詢。

今天我可能在主持會議時，處理得並不太好，可能阻延了各位提問，希望下次可以盡量讓更多議員提問。但我要告訴各位，在上次會議中未曾提問，但在今天舉手示意的議員都有機會提問；在上次會議中曾提問的，便未能在今次會議中提問了。

## 下次會議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1999 年 1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會。在行政長官離開會議廳時，請各位議員站立。

立法會遂於下午 4 時 23 分休會。